

宋诗散论

张白山 著

天衣有鷗字梅花
手甲之之去旅作於金陵





I 222.744
乙

宋诗散论

张白山 著

69/10

14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诗散论

张白山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 字数 100,000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9,500

统一书号: 10186·500 定价: 0.59 元

目 录

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两点意见(代序)	1
宋诗散论	
——谈宋人以文为诗、爱国诗及诗与画的关系	9
论宋诗流派	28
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	64
王安石晚期诗歌评价问题	82
关于谢翱的诗歌	101
关于文天祥临刑诗的真伪问题	111
〔附录〕从李贺诗歌谈创作个性	117
后记	136

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 的两点意见(代序)

总结经验总是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不是一次就能总结得好的。总结经验要尊重历史，有些问题当时认识不到，现在才认识到。三十年了，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内容却是那么丰富，那么复杂。回顾前十七年，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后十年是毁灭文化的动乱时期，但也有教训可以总结。近三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比过去活跃得多，成绩也是显著的。

但是有了成绩不等于没有缺点。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很多，头绪极其纷繁，这里我只谈两点意见。

一、极左思潮对我国古典 文学研究工作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三年多来，我们清算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批判了极左思潮，使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呈现了兴旺繁荣的新气象。三年来全国各地展开各种有关我国古典文学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以及全国各报刊发表的古典文学研究文章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关于极左思潮的流毒，现在还不能低估它。虽然经过

三年多的反复批判，但由于年深日久，影响所及，不是短期可以完全肃清的。它在目前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中，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我们还要继续进行长期的、不懈的斗争。

回顾前十七年，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八千多篇论文，几百种专著和几部中国文学史。这当然是成绩。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上面。建国以来，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开展的学术批判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三次：一九五四年冬开始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和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范围内开展的学术批判；一九六〇年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的对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在五十年代初，我们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思想上有右的东西。那时我们过分地强调继承而忽视了批判。这状况如不改变，就远远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我国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就要与之相适应。所以学术思想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却存在着不少问题。一则我们对待旧的学术思想或文学遗产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二则这些学术批判竟发展成为群众运动，而且扩大化。虽然通过这些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对待文学遗产既要继承，又要批判的根本原则。然而却由于做法不对头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学术批判当然不是孤立的现象。如后两三次学术大批判是在反右、大跃进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从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所形成的矛盾和斗争。现在看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是不能刻板地简单地划上数学等号的。如果说学术思想就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反映，那么，这反映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当时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

的矛盾和斗争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痕迹。对这种思想意识问题所采取的办法，一般来说，应当是说服，应当是民主的。但是在一九五八年提出“厚今薄古”口号的时期，“左”的干扰更加严重了。当时我们对这口号的理解是：号召学术界多关心当前的问題，纠正一些人不关心现状的偏向，这是必要的。但是这口号是荒謬的。今从古来，无古何来今。试问：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哪里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继承了人类全部优秀文学遗产的一个发展。厚今而薄古的结果，是全盘否定了文学遗产。

前十七年，在对批判地继承问题的认识上，也有过对古人不大尊重的地方。我们过去忽视这样的事实：我国古代作家几乎全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的作品也几乎全是为了巩固当时的经济基础而写作的。他们的思想是很难超过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其中有些作家从封建道德观点出发，写过同情人民，甚至部分地反映了人民观点的作品。对待这样的作家作品，我们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常常把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贬低了。其间也曾出现过用今天的政治标准来要求古人的现象。比如对王维、孟浩然、李贺、李清照这样的优秀诗人，他们的生活面确实是比较狭窄的，视野也不够广阔。在他们的作品中，虽则很少看到对于当时社会生活本质的反映，但是确实还有可以肯定的一面。然而我们始终没有给他们做出恰如其分的科学的评价。

至于在文化革命的十年，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破坏下，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完全被扼杀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篡改了批判与继承的方针，胡说文学遗产所表达的都是剥削阶级的思

想感情，公开提出与之彻底决裂的荒谬口号，从极左方面歪曲《共产党宣言》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与之彻底决裂的是“传统观念”，不是指过去的全部思想意识，是指过去阶级社会中的私有制、人剥削人的阶级对立所产生的私有观念、剥削思想。文学遗产固然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有着它们落后的一面；但是也有进步的一面。林彪、“四人帮”却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加以否定。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文化和文学？有些作家、作品，还是代表了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林彪、“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提出要与之“彻底决裂”，这是完全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他们不理解作为上层建筑的优秀的文学艺术，并不都是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的。屈原、李白、杜甫、《水浒传》、《红楼梦》等优秀的作家、作品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不仅现在并没有消亡，将来也不会消亡。

我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必须看到前十七年“左”的干扰与后十年的极左路线虽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却有原则区别的。不看到这个区别，就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经过十年浩劫，现在人们已经看到，那种认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人不多了。然而在对待学术问题上，我以为有一些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由于吃过极“左”思潮的亏，至今还是心有余悸。比如当前文艺界讨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等问题，它不仅是从从事文艺理论、文艺创作的同志所关心的问题，而且也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所应当关心的问题。还有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对这些争论到底怎么看？应该研究，应该写文章，应该参加讨论。如果不积极参与古典文学有关的文艺理论问题

的讨论,关起门来研究古典文学,将会发生方向性的问题。

过去我们在评论古代作品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注意它的思想性,常常忽视它的艺术性(包括艺术形式)。有时又常常把二者对立起来,忘记了它们是统一的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我们评价作品首先应该注意它的政治思想内容。但是我们过去分析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政治标准第一”错误地理解为“政治标准唯一”。这样在评价古代作品时便容易简单化。同时对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的实质性问题往往又缺乏细致的科学的分析。比如论屈原在《楚辞》中所表达的爱国思想,它与唐代的杜甫、南宋的陆游、辛弃疾、明代的夏完淳等人表现在诗歌里的爱国思想有什么不同,就缺乏全面的比较的研究。一般说来,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又相同的内容。在历史上诸侯称国,民族集团也称国。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讨论的。

我总觉得评论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采取简单化、概念化的分析方法,似乎比较容易入手,而评论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性不光是艺术技巧)就不那么容易入手。这是因为艺术性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涉及到美学思想、艺术规律、形象思维、艺术风格、艺术流派、文学语言、艺术欣赏以及创作个性等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素养,同时如果对作品继承它以前的文学优秀传统以及它形成自己风格的历史过程和特殊规律注意不够,那是分析不好艺术性的。比如谈到作品时,常常看到有的作者提到世界观。毫无疑问,世界观对于从艺术上认识世界起着巨大作用。然而如果把作家的世界观仅仅归结为是作家的政治见解,那就不全面了。因为世界观比作家的政治见解广泛得多。过去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探索的工作,然而却往往没有把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

细致的分析。

多年来,我们还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评论作家作品时容易落入这样的公式:一、作家生平,二、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三、警句摘要,四、当时影响。我们没有把作家作品放在整个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学发展的历史、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没有把作家作品放在同时代人或稍前稍后的作家作品做一个比较地研究,这样就很难突破现在的水平。这不是什么写法上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提到科学要站在高峰上,没有理论上的分析和比较是不行的。

这里还应该提到对于表现在作品中的封建思想体系的批判。我们回忆在前十七年中,对《琵琶记》、《西厢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剧小说所表现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科举制度等旧意识、旧思想和旧制度,是做过一定批判的。但还不全面、还不彻底。二千多年来,封建主义的流毒渗透人们的骨髓,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直接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封建思想比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要深重,不批判就不能前进。比如杨家将是爱国的,但又是非常封建的;陆游、辛弃疾是爱国的,但也是非常封建的。《红楼梦》、《水浒传》里封建思想也是很多的。当然我们在批判的时候,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仍然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本原则。古代作品里可以继承的东西还是有的,如忠、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等等,可以通过分析、批判和改造,使它成为有用的东西。但是对它所宣扬的反动部分则必须彻底加以清算,以肃清其流毒。这是我们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应当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

过去，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多次学术批判和学术问题讨论，提高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十年浩劫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随意篡改、阉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他们经常采取断章取义、削足适履的办法，胡乱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话，在学术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对这种歪风早就提出批评：“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用狭隘了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的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批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革命导师思考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不能只限于摘录经典著作中的某句话，不能把它当做教义、条文来学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有些话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讲的。今天引用他们的话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不解决问题，这就需要靠自己的思考来解决问题。

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前十七年，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评论古典文学是有成绩的。在《红楼梦》研究、李煜词、《琵琶记》、形象思维等讨论中，有不少同志写的文章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近三年来，在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方面，也是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方法来进行的。但是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有时不能把现象提到规律性上来看，同时由于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结果出现了庸俗社会学和乱贴标签的现象。

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学习上的教条主义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不敢坚持，那还学习什么呢？关键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义。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这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曾针对这种倾向提出批评。今天我们在总结三十年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时候，重新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问题，就是要克服教条主义，避免重犯过去简单化的错误。目前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部分同志中放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这种思想是十分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存在什么“灵”与“不灵”的问题。真正“不灵”的倒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直截了当说，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普列汉诺夫就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简单说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正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顾三十年来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既有胜利又有挫折。过去之所以受到挫折，就是因为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缘故。今后我们要想把古典文学的研究水平提高一步，就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把钥匙，学会马克思、恩格斯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观点和方法。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宋诗散论

——谈宋人以文为诗、爱国诗及诗与画的关系

一

倘要谈宋诗，我们还得提一下它与唐诗的关系。因为宋诗是唐诗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但唐诗相对说比较容易谈，宋诗则不容易谈。你说唐诗成就大，人们没有争议；说宋诗成就大，人们就有争议。这争议不仅指现在，而且早在南宋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达七百年之久。宋诗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高是低？便随着朝代的更迭常常起变化，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南宋严羽是首先出来非难宋诗的。他说：“唐人与本朝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①稍后是刘克庄。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宋诗“皆为文之有韵者尔”^②。到明朝的前后七子则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连杜甫以后的诗都不看。在他们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宋诗的地位^③。杨慎还说：“宋诗信不及唐”，“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④更为偏激的莫过于屠隆。他说：“读宋而下诗闷矣，其调俗，其味短。”^⑤但是明人对宋诗的评价也并非完全一致。后

①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②范晔文《对床夜话》卷二。 ③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何大复先生全集》卷三十二。 ④杨慎《升庵诗话》卷八。 ⑤屠隆《唐诗品汇选释断序》，《由拳集》卷十二。

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便是从抑宋到伸宋，晚年才悟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①。从而肯定了宋诗的成就。都穆的态度更为鲜明，他说：“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②晚明公安派袁宏道还认为宋诗不比唐诗差，苏轼也并不比李白逊色^③。袁宏道对宋诗的评价这样高，那是因为他看到明人尊唐却又写不出自己的特色来的一种革新要求。但这革新要求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自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我们从袁氏兄弟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写得很有生气。可谓清新流丽，却嫌空疏不够深厚。尽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还是无法纠正明诗的弊端。

那么，清朝的人对宋诗的评价又是怎样呢？一句话，仍然争议不休。素负盛名的王士禛虽则推许宋诗，还赞扬过王安石，说他是宋代诗坛巨擘。可是他还是尊唐的。他为自己的神韵派张目，专取冲和淡远的唐诗编了一部《唐贤三昧集》，目的就是提倡唐诗。格调派沈德潜也是尊唐抑宋的。他主张写诗古体宗汉魏，新体宗盛唐。你翻一翻《唐诗别裁》，便知道他尊唐的倾向了。吴之振编《宋诗钞》，那是很有魄力的行动，他通过编选本来驳斥尊唐派。他在这部书的序中说：“黜宋者日腐，此未见宋诗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见唐诗之全。守嘉隆间因陋之本，陈陈相因，千喙一倡，乃谓腐也。”另外，则有厉鹗编《宋诗纪事》、陆心源编《补遗》、曹廷栋编《宋百家诗存》、张景星等人编《宋诗百一钞》等（选本不一定好，还是方便了读者）。叶燮大约是尊宋的。他说：“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噫，可怪矣。”^④他这一“噫”很有见识。这样一来，清朝好象是宋诗的天下了。其实不

①王世贞《宋诗选序》，《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四十六。 ②都穆《南濠诗话》。 ③袁宏道《答陶石簪》，《花瓶斋集》卷九。 ④叶燮《原诗·内篇（上）》。

然，尊唐与尊宋两股力量，仍然是旗鼓相当，纷争不休。清初黄宗羲诸人从民族思想出发，对宋代的爱国诗评价很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后来却出现一股潮流，从郑珍、莫友芝以至何绍基等人，他们以专学宋诗相标榜，而由于他们写的诗不怎么高明，影响不大。有影响的倒是“同光体”诗。他们提倡宋诗。如陈衍把宋诗提到“清而有昧，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的最高境界，并与祖唐诗的人相抗衡。可惜他们已逆时代潮流。这批诗人后来都成了抱残守缺的保守人物。这里要补充一句话，倒是乾隆时代的袁枚很有见识。他谈诗只重工拙，不分唐宋。他说：“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①。他比各立门户的人，互相攻击，反唇相讥者，客观得多。

从南宋开始，七百年来对宋诗评价颇多争议，无论是褒是贬，我们认为都失于偏颇。宋诗是不是有它的成就和价值，那是客观的存在，绝不是那个人说好便好，说坏就坏。众所周知，宋代三百多年间，诗人灿若群星，名家辈出。响亮的诗篇也很多，而且这些诗人都是比较长寿而多产。杨万里活到八十岁，陆游活到八十五岁。产量之多如杨万里，他的诗集就有九种，全集达一百三十三卷；陆游《剑南诗稿》多至八十五卷，录诗近万首。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并不差。欧、王、苏、黄、范诸名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有人贬损宋诗，宋诗仍如日月照耀人间，从未失去它的灿烂光辉。你如果看一看宋元明话本、评话、戏文或演义一类的书，见所引苏轼、陆游诗之多，将会感到惊异。

当然，关于宋诗的褒贬不一，不仅仅是囿于门户之见，这里还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原因。可不可以这样说：当某个时期的封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短暂缓和、社会处在

^①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

相对稳定的时候，往往有人出来提倡唐诗，特别是盛唐的歌诗。如遇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的动乱时代，人们就会想起宋诗来，想起那些敢于抨击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揭露社会黑暗和抒发悲愤的爱国诗来。这种容易引起感情上共鸣的事例，在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末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再则，我们不能忽略诗歌创作本身的发展规律。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过程总是要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的。明人写诗为要突破宋诗的规范，当然要吸取唐诗的丰富营养来改革、提高明诗的质量，基于这种要求而提倡唐诗，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仿古或复古。至清人又不满明诗的卑弱空疏的诗风，尊唐外又提倡宋诗，以图挽救清诗的衰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是尊唐或尊宋，都是由于内容的贫乏、形式的僵化，发展至晚清的黄遵宪诸人手里再也不能前进了。所谓“同光体”诗人，比较有才能的陈三立，也就因为死抱住宋诗不放，从进步堕入保守的泥潭。“同光体”也不可避免地随同清室的沦亡而寿终正寝。总之，七百年来的尊唐尊宋的纷争到此也就偃旗息鼓。现在人们对宋诗的评价有分歧，那是属于如何正确对待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这与历史上伸唐绌宋或伸宋绌唐之争是两回事。

关于宋诗在历史上的纷争情况，我们只作了匆匆一瞥。以下将谈别的问题。

二

今天我们来谈宋诗，一定要摆脱前人的羁绊，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比较恰当的评价。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进程来看，应当说宋诗是唐诗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唐诗，宋诗便无所师承，也谈不上创造。宋诗的革新和发展，具体表现在“以文

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①。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宋诗散文化问题。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提到杜甫。杜甫写诗倒全不是“以文为诗”，喜欢发议论却是真的。他老人家名气很大，他写诗爱发议论自不免影响宋人。看看宋代有才能的诗人可以说没有不尊崇杜甫的。有的诗人写诗就学杜诗的腔调。有人甚至说，某得杜骨，某得杜肉，某又得杜虚，某又得杜实^②。这说明宋人是怎样崇拜杜甫、怎样学习杜甫写诗罢了。其间有形而上学的看法是难免的。宋代最大的江西诗派便公开提出写诗以杜甫为祖^③。学杜当然不只是学杜的议论诗，方面是很广的。杜甫《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八哀》以及《前后出塞》、《潼关吏》确实爱发议论，但其他诗篇都不这样。至于“以文为诗”据清人赵翼说，“始自昌黎”（《瓠北诗话》），但可信又不可全信，因为一则杜甫以前便有发议论的诗，曹操就是一个。“以文为诗”的情况也一样。二则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也与思想解放有关，与古文运动有关，与最高统治者的倡议有关。还有是社会客观上的迫切要求，不这样写不行。总之情况复杂。我们觉得宋代诗人之尊崇杜甫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继承并发展了杜甫乃至以前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或问：宋初的西崑体，宋末的四灵、江湖诗派写诗尚晚唐啦！是的，这些流派诗人很佩服李商隐、贾岛、姚合诸人，这是事实。可是他们在宋诗的浩荡长河中只是一个支流，影响是很小的。

宋人写诗力求散文化外，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方面也有革新和发展。宋诗比唐诗写得工稳、细致，特别重视诗的气韵和意境的创造。当然，宋诗在艺术形式上没有什么发展。这是因

①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②胡应麟《诗薮》补编卷五。 ③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集》卷十九。